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 报 刊

(上 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论 报 刊

(上 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

一九八一年十月

目 录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摘录）·····	1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摘录）·····	15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7月9日）（摘录）·····	25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7月26日）（摘录）·····	28
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1842年8月25日）（摘录）·····	29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11月30日）（摘录）·····	31
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摘录）·····	35
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摘录）·····	44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1月25日）（摘录）·····	49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3月13日）（摘录）·····	51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9月）（摘录）·····	52
恩格斯：报刊和德国暴君·····	56
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信·····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1月20日）（摘录）·····	58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2月22—26日，3月7日）（摘录）·····	61
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	64
马克思 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摘录）·····	67
马克思 恩格斯：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 主义者给菲格斯·奥康瑞尔先生的信（摘录）·····	69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47年8月8日）（摘录）·····	70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72

马克思：致费尔特海姆（1847年9月29日）	81
马克思：给《黎明报》编辑的信	83
马克思 恩格斯：《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声明	85
马克思：致恩格斯（1848年11月中）（摘录）	86
马克思：致恩格斯（1848年11月29日）（摘录）	87
马克思 恩格斯：《新莱茵报》审判案（摘录）	88
恩格斯：关于招贴法的辩论（摘录）	92
马克思：《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	93
马克思 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 启事	97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摘录）	99
恩格斯：法国来信（八）（摘录）	100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2月13日）（摘录）	103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4月3日）（摘录）	104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6月19日）（摘录）	105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6月27日）（摘录）	10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1月16日）（摘录）	109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2月13日）（摘录）	110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2月20日）（摘录）	11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3月5日）（摘录）	114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4月30日）（摘录）	115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6月11日）（摘录）	116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4月17日）（摘录）	117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摘录）	11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6月14日）（摘录）	120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9月15日）（摘录）	122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3年10月中）（摘录）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12月14日)(摘录)	125
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1854年3月30日)	127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1854年12月20日)(摘录)	131
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1855年9月11日)(摘录)	133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8月1日)(摘录)	134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1856年10月23日)(摘录)	13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11月12日)(摘录)	13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3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3月28日)(摘录)	144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摘录)	147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0年1月31日)(摘录)	151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0年10月5日)(摘录)	153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0年12月5日)(摘录)	154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14日)(摘录)	155
恩格斯：致席勒协会理事会(1861年5月3日)(摘录)	156
马克思：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	15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2年12月28日)(摘录)	164
马克思 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	166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摘录)	167
马克思：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 因的声明	171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4月2日)(摘录)	175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6月9日)(摘录)	177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7年11月8日和20日)(摘录)	178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7年12月12日)(摘录)	180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	181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摘录)	184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9年11月1日)(摘录)	189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	190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年7月31日)(摘录)	191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192
恩格斯：致非利浦·克楠(1871年4月5日)(摘录)	19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1年4月13日)(摘录)	195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1年6月22日)(摘录)	196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1871年7月16日)(摘录)	199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72年3月11日)(摘录)	200
恩格斯：致路易·皮奥(1872年3月中)(摘录)	201
马克思：致莫里斯·拉沙特尔(1872年3月18日)(摘录)	202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872年4月22—23日)(摘录)	203
马克思：答布伦坦诺的文章(摘录)	20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摘录)	207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3年2月12日)(摘录)	20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摘录)	211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7年4月11日)(摘录)	214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摘录)	215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7月18日)(摘录)	219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7月24日)(摘录)	220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7年10月23日)(摘录)	221
恩格斯：致古根海姆(1879年6月16日)	222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9年8月4日)	223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9年9月10日)(摘录)	225
马克思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 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22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9年11月14日)(摘录)	242

恩格斯: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9年12月16日)(摘录)	244
恩格斯: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9年12月19日)(摘录)	246
恩格斯: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0年4月1日)(摘录)	248
马克思: 工人调查表	249
马克思: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摘录)	257
恩格斯: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1年3月12日)(摘录)	260
恩格斯: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1年4月14日)(摘录)	262
恩格斯: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1年10月25日)(摘录)	264
恩格斯: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2年5月16日)(摘录)	265
恩格斯: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6月26日)(摘录)	267
恩格斯: 品特是怎样造谣的	268
恩格斯: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年1月18日)(摘录)	272
恩格斯: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273
恩格斯: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4年2月14日)(摘录)	283
恩格斯: 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4月26日)(摘录)	285
恩格斯: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4年6月5日)	287
恩格斯: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	291
恩格斯: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5年5月15日)(摘录)	293
恩格斯: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5年6月22—24日)(摘录)	296
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摘录)	297
恩格斯: 致康拉德·施米特(1889年12月9日)(摘录)	301
恩格斯: 致格尔桑·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摘录)	302
恩格斯: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 奇(1890年4月17日)(摘录)	303
恩格斯: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304

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	307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90年10月7日)(摘录)	312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摘录)	313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1年2月10日)(摘录)	314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摘录)	315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5月1—2日)(摘录)	318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摘录)	319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10月14日)(摘录)	320
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1892年2月19日)(摘录)	323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3月8日)(摘录)	324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3月16日)(摘录)	326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1892年5月27日)(摘录)	327
恩格斯：致沙尔·博尼埃(1892年10月中)(摘录)	32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11月19日)(摘录)	330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12月3日)(摘录)	332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12月4日)(摘录)	334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94年11月24日)(摘录)	336
恩格斯：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	338
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1895年1月28日)(摘录)	339
恩格斯：致理查·费舍(1895年4月15日)(摘录)	340

附录：

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重要事件年表	342
马、恩、列、斯论报刊(上编)内容分类索引(供参考)	367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① (摘录)

马 克 思

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法令还没有公布之前就声明说：*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即使希腊人带来礼物，我还是怕他们〕。相反地，因为新的书报检查令允许对已经颁布的法律进行讨论，哪怕这种讨论和政府的观点不一致，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一检查令本身谈起。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在同一个基础上的。

……

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才需要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别人吧？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这样就转移了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

……

(针对书报检查令中不得阻挠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

① 这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目的在揭露普鲁士政府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

的虚伪词令，马克思写道：)

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特征：这就是**严肃和谦逊**。这两个规定所指的**不是探讨的内容，而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并迫使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种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可是，既然探讨老是要去注意法律赋予挑剔权的第三种因素，难道它不会失去真理吗？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首先必须记住用某种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事物的本质了吗？

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Verum index sui et falsi*〔真理是它自己和虚伪的试金石〕^①。那末，**对虚伪谦逊吗？**

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末，这与其说是害怕虚伪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是上司加于探讨的一种对结论的恐惧，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

其次，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我不应当用**自己的风格去写，而应当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首先应当给它一种**指定的表现方式**！哪一个正直的人不为这种要求脸红而不想尽力把自己的脑袋藏到罗马式长袍里去呢？在那长袍下面至少能预料有一个丘必特的脑袋。指定的表现方式只不过意味着

① 斯宾诺莎“伦理学”。——原编者注

“强颜欢笑”而已。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就是真理本身，但你们却想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叫化子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叫化子吗？也许，这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先要把自己的全体公民、特别是你们所有的检查官变成天才。可是天才的谦逊和经过修饰、不带乡音土语的语言根本不同，相反地，天才的谦逊就是要用事物本身的语言来说话，来表达这种事物的本质的特征。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出。精神的普遍谦逊就是理性，即思想的普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

其次，根据特利斯屈兰·善第所下的定义：严肃是掩盖灵魂缺陷的一种伪装。如果严肃不应当适合这一个定义，如果严肃的意思应当是**对待事物**的严肃，那末整个命令就会失去意义。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严肃的

不谦逊。

严肃和谦逊！这是多么不固定、多么相对的概念呵！严肃在哪里结束，诙谐又从哪里开始呢？谦逊在哪里结束，不谦逊又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给检查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作家指定一种风格一样，都是错误的。要是你们想在自己的美学批评中表现得彻底，那就得禁止**过分严肃和过分谦逊**地去探讨真理，因为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的滑稽，过分的谦逊就是最辛辣的讽刺。

最后，这里是以根本歪曲和抽象地理解真理本身为出发点的。作家的一切活动对象都被归结为“真理”这个一般的概念。可是，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如果我们撇开一切**主观的东西**即上述情况不谈，难道**对象本身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即使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改变吗？当对象欢笑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严肃吗？当对象悲痛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谦逊吗？因此，你们就像损害主体的权利那样，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你们抽象地理解真理，把精神变成了枯燥地记录真理的**检察官**。

也许这些形而上学的奥妙东西都是多余的吧？**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因素，可是由于**礼节关系**又不能把它完全取消，也许应该这样来理解真理吧？看来探讨差不多就是如此。因为探讨一开始就被理解成一种和真理**对立**的东西，因此，它就要在可疑的官方侍从——

严肃和谦逊（实际上这是俗人对待牧师的态度的）的跟随下出现。政府的理智是国家的唯一理性；诚然，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这种理智也不得不向另一种理智及其空谈作某种让步，但到那时后一种理智就应当知道：别人已向它让了步，而它本来是无权的，因此，它应当表现得谦逊恭顺，严肃乏味。伏尔泰说过：“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但在这里，乏味的体裁却排斥了其他一切体裁，“莱茵省等级会议记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恢复那美好的旧式的德国公文体裁呢？请随意写吧，可是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得服从那查验你们的意见是不是既严肃又谦逊的自由主义的书报检查，只是不要失去崇拜的情感呵！

法律强调的并不是真理，而是谦逊和严肃。因此，在这里，关于严肃和谦逊，首先是关于真理所谈的一切，都值得考虑，因为在这种真理的不确定的宽度背后隐藏着一种非常确定而又模棱两可的真理。

.....

（针对书报检查令中宣布原先所享受之免受检查之自由五年内无效时，马克思指出：）

有这样一种法律：哪里还存在出版自由，它就剥夺这种自由，哪里应当实行出版自由，它就通过书报检查使这种自由变成多余的东西，——这样的法律不能认为是有利于出版物的。

.....

（针对书报检查令中不能容忍轻佻的敌对的方式反对基督教时，马克思写道：）

检查令陷入了多么令人惊奇的矛盾！只有那种不彻底的攻击才是轻佻的，——这种攻击只针对现象的个别方面，由于它本身不够深刻和严肃因而不能涉及事物的本质；正是对个别事

物、而且仅仅对个别事物的攻击，才是轻佻的。因此，如果禁止的只是对整个基督教的攻击，那就是说，只有轻佻的攻击才是许可的了。相反地，对宗教的一般原则的攻击，对宗教本质的攻击，以及对个别事物（如果它是本质的表现）的攻击，都是敌对的。攻击宗教只能采取轻佻的或者敌对的方式，第三种方式是不存在的。检查令的这种不彻底性，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假象，因为这种不彻底性的立足点就是这样一种假象：似乎对宗教进行某些攻击也是许可的。但只要不偏不倚地看一下，就可看出这种假象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对于宗教，既不能用敌对的方式去攻击，也不能用轻佻的方式去攻击，既不能一般地去攻击，也不能个别地去攻击，也就是说，根本不许去攻击。

.....

.....

（针对检查令中规定对政府的批评，其倾向必须是善良的而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马克思指出：）

这样一来，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怀疑的制裁。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在罗伯斯比尔时期，国家在万不得已时所制定的法律就是这样的法律，在罗马各王朝时期，国家在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制定的法律也是这样的法律。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

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团结的法律，而是一种破坏团结的法律，一切破坏团结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

而是**特权**。一些人有权干那另一些人无权干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后者缺乏为此所必需的客观品质（像小孩子不会缔结条约那样），不，不是这样，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善良意图，他们的思想方式遭到了怀疑而已。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方式**。可是，在某一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的理性和道德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方式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方式的政府中，执政党的齷齪的良心却捏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方式，其实这种思想方式只是政府官员的思想方式。追究原则的法律是以无原则和对国家的不道德而粗鲁的看法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齷齪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怎样才能使这种法律付诸实施呢？这要通过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令人痛恨的工具——**侦探**，或者通过认为所有写作倾向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一种事先协定，在这种协定下，自然又要追究某人是属于哪一种倾向的。在追究倾向的法律中，**立法的形式是和内容相矛盾的**，颁布这一法律的政府疯狂地反对它本身所体现的东西，即反对那种反国家的思想方式，同样，在每一种特殊的场合下，政府对自己的法律来说就好像是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因为它采取了两面的手法。对一方是合法的东西，对另一方就是违法的东西。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这些法律使之成为法律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立面。

新的检查令也陷入了这种辩证法。当它责成检查官去做那些它在指摘出版物时曾斥为反国家行为的事情时，它就陷入了矛盾。

.....

倾向的书报检查和书报检查的倾向，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新

检查令带来的礼物。要是我们对检查令的以下几点采取某种不信任的态度，那末谁也不会因此而指摘我们。

“凡使用侮辱个别人的词句和进行毁坏其名誉的判断的作品，均不得发表。”好一个不得发表！使侮辱和毁坏名誉的判断获得一个客观的规定，倒要比这种宽大为怀好得多。

“凡怀疑个别人的**或者**（意味多深长的“或者”呵！）^①整个阶级的思想方式的作品，使用**党派**的**绰号**和进行类似人身攻击的作品，也同样不得发表。”可见，划分等级、攻击整个阶级和使用党派的绰号的做法都是不能容忍的。可是，人为了要使一切东西对他来说都是存在的，他就必须像亚当那样给它们都起个名称；党派名称对政治性报刊来说则是一种必要的范畴，因为：

正如萨萨弗拉斯医生所说的，
为了能医好每一种疾病，
我们首先就得给它起一个名称。

以上这一切都属于**人身攻击**。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触及个别人是不许可的；同样，触及阶级、一般的**东西**和**法人**也都是不许可的。国家不愿意容忍（这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侮辱和任何人身攻击；可是，通过“或者”这两个不显眼的字，一般的**东西**也就变成了个人的东西。通过“或者”引来了一般的**东西**，而通过一个小小的“和”字，我们又终于看到：原来这里所谈的只是个人的东西。但这就极其轻易地造成了如下的结果：报刊不仅被剥夺了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而且被剥夺了对作为许多个别人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各种制度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

①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

……可是，既谦逊又严肃的报刊究竟能不能引起人们对祖国的事情发生兴趣，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报刊本身去解决。金鸡纳霜治不好枯竭的报刊。……

……

检查令**指望**：如果这样办，政治性著作和日报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如此等等。可是，**更清楚的了解**并不是一种能够加以命令的东西；这不过是一种期待中的成果，而希望不过是希望而已。但检查令是非常讲求实际的，它不会满足于希望和善良的愿望。善意的检查令赋予报刊一种在今后改善自己状况的希望**作为新的优待**，但同时它却剥夺了报刊目前享有的权利。在改善自身状况的希望中，报刊失去了在目前还享有的东西。……

……

在新的检查令中则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深奥，可以说出现了一种精神的**浪漫性**。旧的法令要求外表的、实际的、因而也是由法律规定的押金（只要有了这种押金做保，就是不称职的编辑也能得到任用的），检查令则剥夺了报纸出版者**本人的全部意志**。根据检查令的规定，政府的英明预见、上司的非常谨慎和洞察能力，都应当同内在的、主观的、即不由外界决定的品质有关。可是，如果**浪漫派的不确定性、机智敏感和主观激昂**都变成了下面这种**纯外表的现象**，即外表的偶然性已不再表现为它那种实际的确定性和局限性，而表现为某种幻想的圣光、表现为某种虚构的深奥和壮观，那末，检查令也未必能逃脱这种**浪漫的命运**。

日报（整个新闻业都可以列入这一范围）的编辑应当由完满无缺的人去担任。检查令首先指出“**学术才能**”是这种完满